gift

翠竹堂逸稿

單

詞 詩 疏 祭文

行狀 雜著 附錄

翠竹堂先生遺稿序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友古之遠矣後之尚論者必於是乎徵焉若其無詩與書而

遺風餘敎使人興起後
世稱之曰君子堂無所不
而能默敎子偏得道而著書
靜庵趙文正獨得朱子
之學而遺文字畧乃尙稿

之法不但在於言語文字而已翠竹堂金先生於嶺南不及踵退而先生之門家居林下五十一庠生所著詩與文僅及千篇

下不能發揮經旨上不能黼
黻皇猷其何所考信而一
方之士翕然稱慕無異同
哉蓋學以躬行爲本躬
行以孝悌爲先比如合

覓者必溯其根窮水者必濬其源括以台學雖曰爲學亦東耳先生自早歲天性至孝定省甘旨務盡其誠二親之喪皆廬墓

三年暴厲強則張益自
勵為學至於性理日必冠
帶整肅深居不撤誦讀
早年請業于寒溪而先
生之門多勸獎許其左右

諸君咸知資要深遠之至
來求學者皆集於門多有
敦就勸之仕不應聚士授
中居行鄉飲酒之禮於
復爲一張委曲懇執事感動

天祿百里庶康〻民得壽

安堵之樂然當庶所存嵩高

非然者何能以布衣經諸國

但擬濟之功名沒後五十

餘年已極於兩賢合食俎豆

又其子孫繁衍累世以孝
行承之承武吁沖保安七稟
毅道宮雲山先生之後孫
秉鼎錫志遜袖先生之實
記來請曰吾先祖遺稿幾傳世

不多恐歲久湮沒將鋟諸
梓予壹為一言弁之余辭
不獲因摭舊狀書以歸
之年壬寅季秋通訓大夫
行慶山縣令兼大邱鎮管

平島郎倦老尉真域

李秉載謹書

有至正至大之氣寓於無形塞乎無垠升而爲
天沉而爲淵明則爲日月幽則爲鬼神在人爲
聖賢君子而顯則爲伊傅周召功德被於當時
窮則爲孔孟顔曾敎化流於萬世者何莫非至
正至大之氣所使然也吾東自箕封之後號雖
中華歷羅麗數千百載俗尙貿貿逮我　聖祖
啓運受統之世至正至大之氣始發而大綻於
大嶺之南羣賢輩出而鄒魯儒風無讓於濂洛
關閩而先生際此隆盛休明之世以是氣生文
章早發德器夙成而妙年歸趣全在性命之地

著與進取之人比肩爭道只以悅親連發二解
克占上庠毋孤期待之望丁憂居廬六年泣血
天感誠孝獰頑無知之獸夜守枕苫之戶以備
暴客之患鄉里感化而遠近士子之有志於實
地着聞風坌集所居書室窄不能容討論墳典
磨礱經傳隨才成就當時知名之士多出門下
而朝士之與先生契厚者遺書勸仕之唾笑而
以示謝世之意專以興起斯道爲已任而不忍
視斯民之困侵漁一疏叫 閽復千年荒廢之
邑濟一域濱死之命於此一節足見先生亦不

無意於斯世斯人而專以挽回斯道爲吾身擔當之責潛蔵窮巷安貧樂道視軒冕於泥塗溯淵源於洙泗及其學益老德逾高俯仰今古嘯詠乾坤不知老之將至猗歟盛哉先生受至正至大之氣於孔孟顏曾而不得於伊傅周召也耶余自少心艶先生之德而何幸承 命於製錦而來卽先生桑梓之鄉而民俗諄士風敦治效易馳嗚呼眞所謂君子之鄉百年之後其澤不渴果然慈之鄉也敢不敬乎邀諸遺集而自幸注脚於嘉言善行忘拙而謹叙弁卷之文遍

訓大夫弘文館副應教行慈仁縣監松沙李適
意謹序

翠竹堂先生逸稿目錄

稿上

詞

詩

輓胄汝述盡孝二絶

疏

祭文

行狀

雜著

翠竹堂先生逸稿目錄終

翠竹堂先生逸稿上

詞

登泰山小天下二首 丁未○十五歲作見年譜

商丘降精兮聖出五百年道配天地兮博厚高明悠久也載岳不爲重臨川不知舍登東兮夏登千丈萬丈小天門大天門塊三山盃四海貌視天之下心遊無極太極混沌域一眼能無九州野是知所見隨所處萬象不足較多寡傷時憂道之懷聊寫大觀中點瑟回琴從我者如令此道暫試於陳蔡衛宋間乾坤可廻唐虞夏嗚

呼道大德高竟莫容天亦胡爲年不假泰山雖
頽終不墜泰山之名於千古萬古之宇宙昭如
日月兮八百傳獜經三百篇風雅
鳳兮不來河無圖一轍遑遑何往也欲乘滄海
桴由外嗟無從我者欲居九種夷父母之邦不
忍捨東山魯望亦何隘此懷悠悠無處寫遙瞻
雲外黛五岳之宗冠區夏扶筇一夕上上頭手
捫星牛紛侈哆乎臨神禹歷載蹤杳視軒轅區
畫野駢胷披豁眼孔大八荒八我神明含數仞
墻高千仭上眼底崑崙同礫瓦東南不滿西北

低九點浮烟一泓瀉乾坤亦是道中物大塊圜
圜不盈把周王謾穿駿馬蹄帝堯虛璽章亥踝
蕩蕩宇內度內包太古爲小多者寡鳶魚上下
摠收括實理彌中無外假非如放誕茶園處秦
山鴻毫看一馬誰將一言善形容氣像巖巖聖
之亞山頹千載掇徽響碶石參瓊風雜雅嘐嘐
此夕仰彌高恨未摳衣杏壇下

詩

鄉試發解而歸家大人甚嘉悅謹志一絕

丁巳

欲悅親心赴禮闈騷壇鼓角大鳴歸庭前笑獻斑衣舞敢曰春回寸草輝

鄉校訓講時徐東臯思選來訪仍和欽字韻示諸生

磨礱性理到更深萬派千支次第尋今夜知君先我覺言言句句旨哉欽

觀書有感

孔孟歸何處程朱遠此時讀書那可廢遺教盡於斯

謹次李梅軒光後竹軒昌後伯仲幽居韻

如在潑誠詠楚茨頽綱漏紀獨扶持優游歷世
全三樂遵晦林泉共一時吟弄梧桐酬傑句揭
將梅竹額扁楣今朝幸入芝蘭室穩聽河南伯
仲篪

與任侯善伯及任鼎卿重遊雲門寺

雲門形勝鳳飛來遠勢透迤自五臺危棧遙撐
霄漢立高標直礙日車廻千童設險爲關戶萬
角分馳壓海隈倘得一夫堪守此廟堂須用出
羣才

與任侯及李清道夏生任鼎卿李仁仲光

仁遊雲門寺得時字二首

山日依依欲晩時一筇來去故遲遲靑眸邂逅
三盃酒碧洞烟霞幾首詩羅世樓臺今獨在桃
源形勝有誰知良宵不寐團欒處却恨浮生値
亂離

身豈求安世亂時入山浮海故相遲憤深戎虜
能無語忠切邦家可有詩蕭寺此期心共許兵
戈他日義方知使君況復恩威重生死艱危不
欲離

餞任侯

六年瓜限但三年臨別依然夏黯然秦郡士民添別恨習池花草失芳緣街兒惜去攀歸轍谷叟懷仁獻盡錢庭畔猶餘梅一樹楊州留待叟回鞭

次朴菊潭壽春閑居韻

竹影波光八牖侵雲生巖畔月生林主人本是忘機者釣罷歸來石路深

輓李梅軒

鄒魯遺風大嶺南先生事業獨無慙和通黑汗羞仍哭義擊倭奴死亦甘學聖眞工今茂叔養

親誠孝古會參斯文厄會仁山下小子依誰怙
命探

輓蔡兩傳軒 先見 三首

世間一死人皆有今日惟公最可憐三傳春秋
終束閣十年勳業付歸田文星忽落冥臺裏寒
月空餘破屋邊身病遠違臨穴哭北風吹淚灑
哀牋

十載攻書史才高命未逢窮途空泣玉壯志失
屠龍事業投農圃生涯老華蓬慨然歸寂寞言
念涕橫胷

早托忘年契相從鬢已蓬鴈台雲一片江渭意
千重每喜音來好還驚語報凶忍將雙眼淚送
向八公峯

輓表兄曹樂窩 卓然

内外強近多心親孰如兄弟感待弟意兄知愛
兄誠相逢卽青眼取醉仍忘形三冬弟嬰疾未
能謁新正兄於仲春晦命駕臨柴荊苦道會面
難團圓達五夏自言減酒量只擧一二酰明日
之蔚谷愀然拜先塋歷路拜鄉校慇懃論避兵
強畱畱不得向暮催歸程未幾弟來謝宛爾開

雙睛兄憂嫂病劇弟喜兄體寧呼兒酌春醪談
話日已傾歸辭摻弟袂如有欿然情弟答珍重
在退暑當再行俄傳重疾纏冒夜馳驅征氣息
已奄奄纔記弟姓名以手執弟手欲言音未成
綿況魂永逝一路分幽明依然長者風邈矣難
攀迎諸兄盡凋零白頭餘此生吾門至於斯痛
哭風悲鳴昔日到草堂春風花柳榮今日到草
堂落月愁軒樑不聞謦咳音但聽靡歌聲青山
暮雲邊揮淚沾丹旌

輓曺汝述 盡孝 二絶

自擬平生志早成北堂萊舞百年榮學未及時
先盖棺可憐泉裏目難瞑
三嘗病臥曾違問欲趁秋風敘此懷懷未敘來
先掩淚死生遺恨共難裁

疏

復縣疏

伏以關防失警鐵騎長驅一片孤城宗社岌岌
臣民泣血之痛此時如何 臣等雖無弓馬之質
尚有死節之心收拾自募之軍促事義旅之後
操戈挾槊越嶺前進矣伏聞和親一事勢不獲

已而 東宮 嬪殿北行萬里在朝野瞻聆尚不堪痛哭況吾 殿下慈愛之勤字言之至此欲死無地然而天心仁愛 祖宗默佑回轅故國豈無其時伏願 殿下勿用憂患之過度致傷 王體惟勉警究而察寃協和人心則此乃正轉亂爲治之道也臣等抱竆天之痛懷極地之寃而當此 國家多事之秋煩不敢違趦趄囁嚅者已踰年矣臣等伏覩 教書中辭意則行行字字皆是由衷感人之語懇懇申申無非革弊改政之端臣等敢不以可革弊之端申告

于 殿下嗚呼慶之爲州地境雄巨所屬之縣類皆地脉相連道里相接惟我慈仁一縣距本府最遠介於永川河陽淸道與本府無一縷連脉之處而別有一區十五里於慶山二十里於河陽三十里於淸道永川而獨於本府爲贅者百有餘里之外故以公事入本府則過永川六十里之境又行六十里之程始達本府而加以越二峻嶺涉三大川踰險阻漲固不足論而負戴應役人畜幷斃府中有令耕桑失時公務所急民生廢業豈徒民無恒產士無恒心而已乎

府之於縣主客異勢凡為賦役苦歇不均厚薄恩怒發於愛憎損削排擯在於掌握甚至奸吏之徒以本縣為肥已之地恣行操縱徵斂百端不問已納不考尺文朦朧虛實勿論緩急恐刼威勢倚公營私狼貪無厭壑欲未塡則毒手怒拳停言辱談無處不及而至於裂衣破冠蹴脇結臂脅迫拿致任意押因於縣倉故被侵之人東西借貸酒肉滿眼傾盡家產貨賂盈前然後狼顧脅息之患始止雖以士族之人亦不免其患此無非恃公門之隔遠知民訴之不易也而

間或有欲告州尹按法正罪則親近信任之黨同心共濟舞奸弄術壅蔽明府互相曲庇訟下失實反坐誣陷而供賦服役之際乘隙陰中之禍每發於畜怒之餘故緘口結舌下情不通弊習滋蔓民不堪生嗚呼慈縣之土亦一王土也慈縣之民亦一王民也吾 王聖化遍覆八方而獨不行於一縣之土吾 王聖澤浹洽一道而獨不流於一縣之民哀我民斯于何從椽是以往在癸酉縣民二百餘人以復縣事累足千里詣伏 闕下再三陳疏而監司查啓則有曰

慈仁之所當別設從前有此論議而距本府最
遠主客異勢被侵於鄉所色吏者果多有之而
雖剛明守令亦有所未及致察民之呼冤勢似
然矣而係于沿革之舉而令廟堂商議處置云
該曹及廟堂回啓又曰道里阻絶之患實難縮
地其勢誠急其情誠可矜惻而固當依願變通
以解倒懸而合分一節事係沿革恐難輕議云
臣等切惑焉所謂沿革爲難者舉八道而言之
則猶之可也指一縣復設而言之則不可何者
頃者鄰邑合分無常彥陽前合於蔚山而後分

機張曾屬於東萊而今復河陽慶山亦合於大邱而又別焉四邑沿革何其不難而至於慈仁獨何難於分設乎嗚呼天下九州堯舜分爲十二牧百里萬區周武合爲千八百國至於漢唐明君誼辟亦以沿革爲安民保國之策則沿革之舉在天下不難況一國乎在一國不難況一縣乎惟我慈仁初爲別邑者沿革事也中屬獐山者沿革事也後屬本府者亦沿革事也嗚呼革弊事重復設事輕曾何革弊之爲輕而今何復設之爲重乎若曰民物之凋殘不可復設云

則縣民富庶物力繁盛軍丁戶口十倍於六里之河陽米粟錢財百勝於七村之慶山而有鄉校焉有客舍焉有官衙驛館舊址而社稷之壇氷庫之基宛然如昨鄉吏官屬足以任使則復設之舉少無難便矣而 國家只以沿革持難臣等切惑焉嗚呼爲國之道在於保民保民之術在於沿革沿革之舉在於務民望民望之至而不從者何也沿革而民不安則沿革不關於國家沿革而民實安則沿革實關於 國家今此沿革之舉勞 國之力費 國之財有害於

國而有利於民則沿革之難理固然矣而不費於 國不勞於 國有利於民而不害於 國則沿革之難似違於便宜之道嗚呼 君人之道雖有不便於 國而便於民則固當爲民而從便況此不害於 國而爲便於民者乎嗚呼恐不得侵漁於本縣之民而禁防分設者本府人吏之奸計也實欲免本府侵漁之患而願爲分設者縣民之切望也然則從彼之欲使強者益強可乎從此之願抑強扶弱可乎嗚呼凡人有兄弟同居一室而其兄不良其弟孱弱其弟

之衣兄於是奪之其弟之食兄於是攘之殘傷
蔑義勢不相容則爲父母者開陳衆理不改其
過則將何道處之不如離其兄弟各處其室然
後攘奪之患乃止而父母之道得宜而今此慶
州者殘傷蔑義之兄也慈仁者酷被攘奪之弟
也俱爲　君父之赤子則本府本縣用何道而
處之合宜乎不如分而二之使慶州自爲慶州
使慈仁自爲慈仁各土其土各役其役不相侵
暴然後一縣民生將以保未知吾　君父愛赤
子之心亦如何哉況慶州慈仁非若兄弟不離

之比而吞噬有加於攘奪乎嗚呼慈慶不可如前合并之勢既如彼慈民被侵漁喁喁之患又如此伏願 聖上垂察焉嗚呼一自年前上章之後本府之侵虐愈往愈甚操縱之權陰中之禍不一而足故其時參疏之人不忍其苦離親棄墓移居他邑者太半今又陳疏實由切迫而若不蒙 允則舉一縣之民將不得安堵而居伏願 聖上垂察焉嗚呼昔河南人卜式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漢武帝使使問曰欲官乎哉曰不願也有冤欲言乎哉曰無所欲言也今臣等

一縣之民欲以大米一千石願納於海站以保
軍國之需臣等雖愧卜式之無所欲言者而有
冤欲言殊異卜式之無所欲言也嗚呼一縣一
年積侵之費不止千石之米故納一年之米欲
革無窮之患民之願也伏願 殿下加察焉臣
等咸願席藁 軒墀齊呼 閭閻而道路遼敻
未得偕進 闕下謹以幼學臣某等遠陪盈尺
之疏仰陳一縣之冤伏願 聖上開心惻隱命
下廟堂使之商確以遂民願不勝幸甚

判曰民之受弊如此則事在久遠不必太拘依願

施行

祭文

祭旅軒張先生文

嶺南指南惟我先生先生旣沒奈失前程魂歸江海襯返松楸慟哭此情蒼天知不

行狀

大灘李公埴行狀

公諱埴字貞允號大灘也系出璿源 桓祖大王八世孫也 桓祖一男曰諱元桂完山君謚襄平長孫曰諱良佑完原府院君謚安昭曾孫

曰諱興露行都承旨　贈吏曹判書玄孫曰諱
丁忠行吏曹參議是爲公高祖曾祖諱仁溫副
司直祖諱守根別提考諱夢盈司果妣淑人
淸風金氏府使守基之女高麗鄕貢進士大猷
之后以嘉靖乙未二月十五日辰時擧公於楊
根大灘里第自四五歲發言修行儼然若成德
之人六歲始讀書八歲告于別提公曰余聞苓
山正族祖寒暄之高弟儒林之宗匠文章德行
一世爲重卽可吾師也負笈而就之苓山正異
奇之別提公亟稱曰後昌吾家者必此兒也

明宗二年丁未連中進士文科戊申選入弘文
館副校理時梁山人民疏陳近多沿邊之賊請
就擇差明侯以爲存支云　上曰不易其人也
孰可任之大臣曰已得之矣乃薦公拜梁山郡
守即行到郡賊聞風皆散不復至境內政通一
年被李芑李洪男尹元衡搆誣之禍杖流永川
臨行諸士泣別送之曰痛矣痛矣太廟斧鉞不
可復見眷陵杖屨胡以重出辛亥秋蒙伸屢徵
不起隱於冠山之下而常曰洗烟閒歌老無恨
於聖世破琴直語少不肯於貴人之句稱焉萬

曆丙子丁司果公憂葬于楊根大梧溪酉卯坐之原廬于墓側三年侍節如過一日壬午遭大夫人喪祔于先考兆右禮除而後復歸舊隱之所將爲終老之計耳辛卯正月十六日考終于寢享年五十有七　宣祖聞而悼之特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知義禁府事是歲之三月葬于慶州府西印出山下乙坐之原惟公天稟英偉且後松能雪立王不火燼　聖王靈苗賢門私淑懿行清德訓我後學配貞夫人密陽朴氏參奉大藻之女密城君彥孚之後生於嘉

靖庚寅十二月九日歿于萬曆壬辰五月二十八日壽六十三墓合墳生二子長曰榛武水使錄宣武功臣李曰定進士榛生連孫定生克孫連孫生二子曰福曰祥克孫生一子曰禧厥後之盛不可盡記嗚呼應鳴生後於公未及掃公之門委禽于公之後而聞公之貞節卓行旣悉且詳今因連孫氏數言公之遺德請以狀之余以景行之思遂不辭略以記之俟其後之立言君子正也焉

雜著

或曰程子曰簞食瓢飲非可樂蓋自有其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孔顏程周之所樂果何事歟學者欲知其樂之所在將何所修而可歟

聖賢之道一而已聖賢之樂非道而何前聖所樂後聖所樂而樂之所存道之所存欲尋其樂不可他求夫存道者心也樂道者心也存乎道故處困而愈亨樂乎道故安貧而不憂聖賢之樂豈偶然哉仁居三月犓豢悅口而春生陋巷簞飲累空人難堪矣而回也晏如人慾淨盡天

理昭晳而在外之憂不能移在內之樂則賢哉
之歎再發於樂在疏食之聖者豈無其意也噫
顏子之道仲尼之道顏子之樂仲尼之樂道仲
尼之道樂仲尼之樂者同也其人則豈可以孔
顏之樂形容而不求其樂之所同也心傳千載
道在河南春風座上窮探其樂而引而不發意
在言表則孔顏之樂程子有得光風霽月尚友
默契濂求所樂以示後覺則聖能知聖周子庶
幾噫斯樂也孰得而孰傳也孔子以是傳之顏
子顏子以是傳之周子周子以是傳之程子則

聖賢之樂豈易言哉嗚呼孔顏之樂樂以道也周程之樂樂以道也是故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無適不然行乎富貴而富貴不能淫行乎貧賤而貧賤不能移前聖後賢之樂吾豈間然乎朱夫子之言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斯言豈欺我哉學者誠能潛心仲尼眞積力久則心廣體胖眞樂可尋求而未得吾不信焉顏何人也希之則是

或曰子欲居九夷春秋之時雖日昏亂嘗

不如九夷乎春秋之君尚不得化則獨可
化九夷乎
蓋夫子以天縱之聖抱過化存神之德生民之
塗炭我嘗濟之天下之聾瞽我當開之思欲得
時行道措世雍熙鳴鐸四方轍環天下遑遑棲
棲席不暇煖則夫子之憂時悶道可謂切矣而
惜乎姬轍不西王綱解紐世入春秋禮樂崩缺
河圖不出鳳衰有譏宋之衛伐樹削跡當時
昏亂至此已極東周之望吾已矣夫則欲居九
夷之歎不得不已也然則夫子之居夷者非夫

子之素志而惆當世之無君歎期月之不用而慨耳噫以夫子之忠信篤敬雖之蠻貊之邦尚可化之而豈於春秋之君獨有難化之理惜其世衰道否無所容其身則雖以聖人之德亦未如之何也已大抵九種之域別於中國王政之所不加德教之所不行難可化也難可居也則夫子之欲居者非眞居也假其辭也豈可以春秋之時謂不如中國乎而況夫子嘗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傷時之歎尤可驗矣生乎中國而不樂乎中國者豈聖人之本心哉嗚呼

如使夫子得邦家者以綏來動和之德位天地育萬物何難致之而春秋之時可化爲三代之時春秋之君可化爲三代之君居夷之歎曷嘗發於夫子之言乎

翠竹堂先生逸稿 上

翠竹堂先生逸稿 下

附錄

世系

金氏本貫慶尙道慶州府始祖閼智新羅昔脫解王時拜大輔七傳爲味鄒王歷三十五王至敬順王國遂絶中間四五百年疑系難攷以高麗進士公諱天應爲一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天應	乙軺	自養	伯敦	克從	琥

進士表德生卒年配位失傳予乙巷乙適蔚州府使乙彰文科掌令行平卯道察訪乙範武科府使乙軫乙和世宗已亥以右軍節制使與長川君李從

初諱乙貎文科教授科正吏曹判書配位失傳子自養自美文科郡守

文科兵曹正郎清風郡守配姓氏失傳子伯敦仲敦萬户李敦文科正郎清風郡守

太宗丙申以生員登文科即拜承文正字監察王果縣監配一直孫氏庫使寛女子克從

生員配位失傳子球生員玹都事琥

進士配完山李氏晉海君丁忠女子斗年訓導台年參奉奎年

茂領相柳廷顯討倭陞職禮曹判書事載佔畢齋彝尊錄

世	名	事蹟
七世	奎年	軍資監奉事配咸陽朴氏參奉永慈女子遇鎔教官號松亭
八世	遇鍊	字可成號松齋壬亂同伯氏松亭公赴郭忘憂堂再祐陣有勞
九世	應鳴	卽先生

遇鍛遇鍊遇鑄

勲丁酉八火旺城設方略爲一軍倡亂巳口不言兵事辭曉林泉載龍蛇錄配瑞山柳氏監察允洙女子應鳴

年譜

先生年譜逸無所傳今以譜牒爲主而

略用縣誌與諸家文字補之

皇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一年（我宣祖大王二十六年）癸

巳

九月十四日庚寅未時先生生于慶州府西

慈仁縣蔚谷里第

先生祖考奉事公（諱奎年）自永川來始居

于此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歲）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四歲）

先生天資英邁佚宕知覺粗成與凡兒甚
異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五歲
時倭寇充斥先生先考松齋公諱遇鍊陪
伯氏松亭公諱遇鎔赴郭忘憂堂再祐義
旅方在火旺山城而未還矣一日先生問
于母夫人曰父去何處而久未還也夫人
告以事由聞而泣曰士當國亂義不可已
者而死地也自此以後晨夜祈天曰願使
吾家君克賊報國平安保體而歸蓋其忠

孝天性也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六歲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七歲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八歲

春受學于家庭義解頴悟松亭公顧謂松齋公曰繼我家聲者必此兒也秋受小學而勵聲大讀怡然自得曰爲人之道盡在於此欲觀始終條理不掇而讀聞者莫不歎之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九歲

三十年壬寅先生十歲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十二歲

九月讀書于屋後精舍李梅軒先後竹軒昌後伯仲力學爲當世高賢而後與先生幷享于南川書院訪松亭松齋而來見先生過敏出人竦然異之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十五歲

春二月柳秋厓永詢以本道巡察使到客

陽登嶺南樓設白日場欲觀亂後人才以登泰山小天下爲題而試士先生承親命往觀之下筆立成呈券柳公翟爲壯元招而見之乃丱童也驚而疑之使復作一首先生卽席立就柳公重加歎賞以謂後日大手筆膾炙一世故號稱金泰山云詞二首見稿中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十六歲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君元年先生十七歲

先生天性至孝事親盡職凡係親養者雖

鄙事必躬親之鼎臼竈突之役不敢專任婢僕松齋公慮其妨業喩使勿之先生泣而對曰只恐此日不多自此以後攻文日篤而隨時潛入廚監饌等節終始如一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十八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九歲

是歲聘夫人完山李氏于永川之大項里夫人進士定之女幼有至性以孝稱至是歸于先生誠奉舅姑一如君子之志

四十年壬子先生二十歲

每日夙興盥櫛問寢訖隨松齋公謁祠堂退處書室終日靜坐探討不已◐七月子桂生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以松齋公命往拜愚伏鄭先生經世于尚州之外南松齋公丁酉之入火旺城也與鄭先生同苦有許心契之不能忘者故至是送予往問之◐十月拜寒岡鄭先生于蘆谷精舍得聞爲學次第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二十二歲

秋中鄉試生員初試

四十三年乙卯 先生二十三歲

春赴覆試見屈○夏鄭愚軒四象守菴四晨兄弟來訪講論數日而別

四十四年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

冬讀書于精舍磨礱性理靜坐如泥塑而若年少朋儕來則故爲談笑不欲表襮於人而功令則非其所屑然以親命亦不之廢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二十五歲

秋七月陪寒岡先生往東萊沐浴溫井○

八月赴鄕試中生員初試第一歸而爲悅親志吟詩一絶峴稿◇冬十一月至月作

大灘李公埴行狀峴稿

萬曆丁巳七月二十日寒岡先生以東萊溫井發行而諸君子蔡夢硯李潤雨柳武龍鄭天澍都聖俞李道昌拜辭舡頭朋友之追來者孫處訥鄭四象都汝俞許士中柳時藩李宗老金應鳴李蘭貴鄭寔道李尚眞若干人也出崔南澗與國撰寒岡先生溫井日記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六歲）

二月赴覆試中生員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二十七歲）

自是之後絕意名塲杜門謝客致力於庸學孜孜達曙或忘寢食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庚申（先生二十八歲）

正月聞寒岡先生訃往哭之山頹之痛難抑而歎其依歸無所◐秋往拜旅軒張先生摳衣於皐比而歸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二十九歲）

二年壬戌先生三十歲

三年我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先生三十一歲

春李梅軒竹軒伯仲來訪講論數日而別

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二歲

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哭夫人李氏葬于縣東官上村左麓

先兆下子坐之原

六年丙寅先生三十四歲

是歲聘夫人月城朴氏士人後龍之女

七年丁卯先生三十五歲

夏四月往拜蒼石李先生埈講論庸學而歸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子枓生

二年己巳先生三十七歲

二月加桂之冠隨松齋公以李梅軒爲賓朴菊潭壽春爲介而行三加禮責以成人之道◐夏松齋公患泄痢先生嘗糞甜苦祈以身代時李梅軒來診歎曰黔婁古事吾於金某見之矣

三年庚午先生三十八歲

七月遭伯父松亭公喪事

四年辛未先生三十九歲

三月女子子生適月城李惟伯

五年壬申先生四十歲

二月丁松齋公憂躃踊號哭絶而蘇者屢而襄殯等節盡禮無違四月葬于縣東官上村左麓亥坐之原廬墓

六年癸酉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遭母夫人柳氏憂前此長在廬次毀

瘠骨立孝遭巨創人慮其不能支保而不食三日號哭不輟慎終諸節一如前喪逾

三月附葬松齋公墓下

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闋斬衰服齊衰仍居墓廬時荐饑先生以米粟若干儲置以供饋食賊瞰其然乘夜欲掬取而來適有虎應時咆哮賊皆失魄顛仆先生待其甦各賜米豆以慰喻之賊皆拜謝而去見縣誌

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三歲

三月服闋終日痛哭無異袒括之初冠裳
就吉酒肉始御而尤不勝終身之痛◐五
月往拜旅軒先生於立巖朝夕質疑問難
經夏而歸冬又往拜◐時本縣革廢屬于
雞林府道途既險遠而府吏又幷役爲姦
民不堪命先生陳疏叫閽請復縣不　允
九年丙子先生二十四歲
時南漢受圍先生痛念君父蒙塵召募鄉
兵晨夜赴難中路聞和媾已成痛哭而返
遂謝絶世事就三樂峯下構數間茅屋庭

除之間無他卉木翠竹千竿挺然相持因以自號有當銓者與先生有雅契遺書示薦引之意先生笑而不答

十年丁丑（先生四十五歲）

十月旅軒先生之柩返于王山也操文以哭溪歎依歸無所（祭文見稿中）◆以復縣事製疏送鄉人叫閽蒙允（疏與批答見稿中）

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子樑生◐自丙子以後先生雖甘心自廢而猶勤劬不怠於庸學二書用工尤

參心經四子百家諸書布置左右爲日用
間事旁近士子聞風坌集每月朔考講程
其勤慢而科條甚嚴◐時本縣新設任公
善伯承特遣之 命而來莅一日來見先
生曰職在分憂新創諸規極爲辛酸至若
鄕校修理一款爲鄕士大夫之憂托以先
生先生以廢伏強謝而事係儒宮義不敢
終辭四月與李梅軒竹軒及鄕人商確先
生監始終修理

十二年己卯 先生四十七歲

二月聖殿及東西廡明倫堂修理已畢禮
官奉香祝而來主官隨之行慰安禮於五
聖位及從享陞配諸賢位先生以都執禮
參拜上丁與諸生行釋奠禮東西齋門樓
庖舍次第已成而規模尚錯調度難畫先
生以田一頭奴二丁助補之盖倣安晦軒
古事

十三年庚辰 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往診李梅軒病○二月以李竹軒爲
賓行鄉飲酒禮於明倫堂○三月與地主

任公共李清道夏生及任重李光仁遊雲門寺酬唱而歸詩三首見稿中時任公以清直淳謹爲政而最以興學教爲先務請先生爲訓長使之訓學境內學子每月朔會諸生於鄉校開講而授小學心經近思錄朱子書禮記等書隨其才教導而成就之◐九月入鄉校訓講學子適徐東皐息選來訪徹夜論經仍和欽字韻示諸生詩見稿中

按東皐集中有過慈仁縣聞金上舍而達在鄉校八宿夜話考其年則在戊申九月下必是編集時偶失照管者戊申則先生十六歲未冠未上庠時且鄉校

之設在丁丑復縣後數三條件並爲相違參考之係于此

十四年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女子子生 適崔繼栻 ◐ 三月與李竹軒往觀東海歸路瞻謁玉山書院

十五年壬午 先生五十歲

春與李元發白世珩朴東逸諸友同遊八公山

十六年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

徐東皐來訪講論周易數日而別東皐歸對朋友學者常極口稱之曰金某言論無

非當理◐正月聞李梅軒訃往哭而還時
先生年及望六衰老之漸日深然祈寒盛
暑冠帶整坐終日無倦色◐十一月子楹
生

十七年甲申先生五十二歲

三月會學徒於書室講大學先生躬讀一
過訖喟然嘆曰人之修齊治平盡在此中
潛心翫究極力窮探不至書自書我自我
則自有實效而惟在息與不息耳諸君勉
旃勉旃◐七月朴菊潭來訪款晤數日而

別菊潭歸與儕友論當世學子曰博而不
雜通而不流堅確篤實吾獨於金某見之

十八年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

暮春同李竹軒遊雲門山仍向梁山之通
度寺逍遙累日而歸時先生鬚髮已白顏
貌猶渥竹軒於稠座中戲曰而遠蒼顏白
髮望之若神仙中人道腴粹於面而貧不
能瘦老不能衰云

十九年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

秋與李竹軒及鄉士諸友行鄉飲酒禮於

校中翼日講諸生小學

二十年丁亥先生五十五歲

二月二十六日卯時終于翠竹書堂先生疾革命侍者扶坐而語諸子及族黨曰吾自幼妄擬性命之學而姿稟甚魯刻苦五十年未窺閫域事父母奉祭祀常恐不孝不敬至若處世行事無一爲格後家範視諸古人寧不有愧於心乎汝輩兢念勿違爲人之方則吾當瞑目語在喉間似有不盡許多遺戒而令移簀西首浩然長逝少

無怛化之憾焉訃出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相與爲位而聚哭鄕里之男女老少巷哭相望焉踰月士林以禮會葬于松齋公兆下亥坐之原

謹按李梅軒病中歎美之事鄭守菴一見許交之意徐東皐常對朋友及學者極口之稱李竹軒於稠廣中道腴粹面之語似近於尋常說話而四君子一語一默如精金而琢玉皆出於春秋餘韻先生之高行毅德著述爲文者盡失於

灰燼之中而道學德業為重於梅竹東
守之評則寧可以文章之傳於世者無
而有損於先生肥遯潛德之名乎慶湜
即梅軒先生之外孫而居在先生之近
鄉生長先生之後時亦不遠矣質以平
日先大夫寓慕先生之言而且飽渭陽
鄉士友之稱無異遊於先生函席而親
見也敢冒僭越之罪而記先生事實以
俟秉筆傳信立言者司憲府掌令慶州
崔慶湜記

肅宗二十七年庚辰

二月慈仁章南建南川書院於三聖山下

奉安先生位版而以李梅軒竹軒并享廟號

尚德

哲宗五年癸丑

十月竪墓道碑

翠竹堂記　李昌後竹軒

仁之山正中有峯特秀背北面南凝然若粹

盎君子垂拱端坐而尢可奇者天錫其名曰

三樂信乎山川必待其人而剖判於世界生

初也於是焉翼然有堂編茆乘之其精潔蕭
灑一如主人之沉重簡默而上棟下宇偃者
植者各安其位軒牕戶闥豈動而夜息者堂
之質也左圖右書東銘西箴九容九思堂之
文也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及夫詩書易春秋
論孟左氏傳諸子百家語堂之實也半畝方
塘水活而魚躍一張玄琴客來而鶴報蘭庭
菊籬松扉槐巷堂之華也吁斯堂之美也文
質之炳煥華實之兼全亦一如主人之內誠
敬而外矜飭也主人誰也吾友金而遠天性

至孝而百行隨之備才且卓越所涉强記其
腹果然於堂之所實而發鄉解上國庠易如
摘髭而猶恐此心爲客於日月所至之地搆
是堂居是堂坐如泥塑而朝朝竹牖向陽而
開鴻濛之初判未久而崢嶸王宇萬象森羅
俄者先天轉爲後天忽然化鑰坼示道樞褪
必當此之時茂叔玩理於太極堯夫弄丸於
羲經未知主人得眞箇此樂而斯堂之幽閑
然若神明舍斯人之淡泊塊然若惺惺主
翁耶於是主人莞爾而笑曰惡是何言也如

我顓劣何可當此言也所可望者只欲免俗環堂植竹竹之爲物中通外直凌霜雪貫四時獨也靑靑如吾人之不變其所守而富貴不能淫其志患難不能移其心也雖不敢自處亦不敢自棄也愛而養之殊異於奇花異草而亦扁斯堂而自警也曰噫有主則屋不荒主人若不爲客於名利之場而濯着脚跟於眞實之地則庶不孤負於斯堂之扁而無愧於斯竹之節矣主人其勉之哉

輓　朴壽春菊潭

德望儒林重文名太學高孔壇尋雅韻顔巷
問淸操苦節潛龍德祥輝燦鳳毛挽回斯道
意經傳一生勞

徐息選 東皐

厭世公雖去爲人我獨悲後生誰矜式斯道
亦陵夷實地眞吾樂名場笑爾癡可憐今日
淚非但哭吾私

白世珩 進士

生於鄒魯古南州自少留心實地頭道脉探
來濂洛派眞源溯去泗洙流門前謝送功名

客座上欣迎學問儔覺筏迷津誰導我人間
萬事不勝愁

蔡之經 進士
早歲文名謝上庠挽回斯道自擔當神明主
靜千年合活潑魚游半畝塘陋巷簞瓢知本
分榮途軒冕笑亡羊囂塵濁世公雖厭其奈
儒林更蕪荒

李元發
如兄若弟托交深自是通家世世心責善吾
將師友許爲仁子亦聖賢尋詩書禮樂終能

樂富貴功名詎可浩可惜斯人今適去仁山
厄運會儒林

家狀

府君姓金氏諱應鳴字而遠翠竹號也吾慶
州之金自新羅大輔公肇基族姓繁昌爲
于麗八子 本朝諱乙軺判書諱自養郡守
諱伯敦文縣監諱克從生員卽府君高祖也
曾祖諱琥進士祖諱奎年奉事考諱遇鍊號
松齋性簡重寡默博通經史慷慨有志節壬
辰率家僮赴忘憂堂郭公陣誓與之終始盜

陣必爲士卒倡神勇感入鼎津之捷設奇應
變丁酉又入火旺積薪置火以挑一陣敢死
之憤郭公歎曰首尾八年賴而全安者爲多
妣瑞山柳氏文簡公權之後也德性賢婉治
家有幹局松齋公在外積年不以家事經心
萬曆癸巳九月十四日府君生于慶州府慈
仁縣蔚谷里儀容秀朗逈異凡兒姿禀至孝
遊必在書舍之傍五歲問于母夫人曰吾父
在何處而久未還母夫人言其詳府君驚而
泣曰朕則危地也自後每露禱于天曰天乎

天乎使吾父破敵早還聞者莫不憐歎亂已
受學于家庭曉解文義不煩教督一歲中通
小學纔數年已涉百家語世以奇才稱之柳
公永詢巡察于本道也到密陽欲起亂後文
風以登泰山小天下爲題設白場而試士府
君操筆立就柳公擢爲榜首及見乃丱童也
尤佳愛之吟賞不已膾炙一世今觀全文雖
不敢妄議然文義宏博今畧題外之旨覷得
聖人氣像此柳公所以極口嘉歎者也府君
學業早成必以性命理學爲本領而尤專力

於庸學於養親之節不憚鄙事鼎臼竈爨不專俾於奴僕松齋公慮其妨業止之府君潛入廚下不少懈焉每隨松齋公晨謁于廟退讀書室至忘寢食癸丑拜寒岡鄭先生之門得聞爲學之要丁巳陪先生下東萊溫井之浴想舞雩之遺風歸路遍觀山海關防而有亂後多少不盡之感及先生歿又贄見于旅軒張先生之門卒業焉自甲寅後發鄕解而初不利南省至是又發解松齋公甚嘉悅府君詩以識喜府君豈以一解爲樂哉只慰悅

親心故也戊午中司馬壬申丁松齋公憂癸
酉母夫人亦歿府君荐罹巨創柴毀莫支廬
于墓下風雨不廢展墓時值連歉恐負饋不
繼常貯穀於廬下矣一日夜有虎咆哮開戶
視之虎則去而入仆于地移時甦起府君認
其爲穀賊以數包穀曉喩而送之自是賊感
服相戒不入服闋後翼年丙子卽崇禎九年
神州陸沈南漢受圍府君痛忿君父蒙塵卽
募鄉兵赴難而到咸昌地聞和媾已成痛哭
而返掃却百念搆茅屋于三樂峯下植竹千

本自命翠竹盖寓尊周之義也只以誘進後
生爲自任遠近答簡不絶時與府君交厚者
居長銓以擬寢郎之選書以示之府君笑而
不答書每以縣事爲憂先是本縣革廢而屬
慶州府道里遙遠府吏奸猾民不堪命府君
再疏蒙優 批縣遂復吏抃于庭民歌于市
將鑄碑頌府君之德府君力禁之縣倅任公
善伯莅任翼日來見于府君問以矯捄之方
府君隨事指畫之任公壹遵約束吏民俱便
若初不移屬又修繕校宮殿廡堂齋不日改

觀士趍正而絃誦聞每以月朔行鄉飲酒禮
考講于諸生又揭校規于壁以田一頃奴二
口助賢于校中多以良辰美景與交友優遊
於山寺野亭觴咏賦詩如徐東皐思邈鄭守
菴四震朴菊潭壽春李元發最其選也丁亥
春靡寧二月二十六日卯時棄不肖享年五
十五疾革語諸子及族黨曰吾自幼擬性命
之學而刻苦五十年尚未窺閫域事親奉祭
孝敬未盡處世行事無一爲後承規範寧不
有愧於心乎語未卒而考終嗚呼痛哉訃出

遠近爲位而哭鄉里男女老少匍匐相弔以
是年四月十七日士林會葬于官上洞松齋
公兆下亥坐之原府君再娶初配完山李氏
進士定之女奉舅姑事君子無違德隣里稱
誦乙丑卒葬柱官上洞先兆下子坐有一子
柱後配月城朴氏士人後龍女也生三子枓
樑楹二女李惟伯崔繼栻嗚呼不肖自省事
後趍庭二十餘載而少無記述之才無以狀
府君德行略綴見聞如右以冀立言君子攷
据旲天罔極不肖孤柱泣血謹記

墓碣銘

公姓金氏諱應鳴字而遠翠竹其號也貫慶州新羅宗姓也世襲冠冕史不絕書高麗良愼公曰義珍貞肅公曰仁鏡俱以勳庸著諱天應進士入 我朝諱乙軺判書諱自養郡守諱伯敦文縣監諱克從生員諱琥進士諱奎年奉事是生諱遇鍊號松齋公考也壬辰赴郭忘憂陣有勞勩丁酉又同入火旺城設方略爲一軍倡亂已不以功自居韜晦以終妣瑞山柳氏監察允洙女文簡公權后以萬

曆癸巳九月十四日生公于慈仁縣蔚谷里
第公生而岐嶷嬉戲不凡人皆目異之丁酉
松齋公之在火旺城中也每晨夜祝天勤其
生還時公年纔五歲矣篤於孝親已如此稍
長就傅不煩課督而自知誦讀文詞日就童
丱時柳公永詢按嶺南欲觀亂後人才以登
泰山爲題試多士公肆筆卽成叅呈柳公擢
爲壯元贈灸一世故號稱金泰山云弱冠遊
寒旅兩先生之門得聞爲學大方每日夙興
盥櫛問寢訖隨松齋公謁祠堂退處書室終

日靜坐探討不已功令則非其所屑然以親
命亦不之廢既登庠不復事進取惟以讀書
養親爲事凡係親養者雖鄙事必躬親之松
齋公慮其妨業喻使勿之而其入廚監膳等
節終始如一及遭二艱廬墓六年時荐饑公
以米粟若干儲置墓舍以供饋食之節賊瞰
其然乘夜掬取適有大虎應時咆哮賊皆失
魄顛仆公待其甦各賜米豆以慰喻之賊皆
拜謝而去服闋往拜旅軒先生於立巖朝夕
質疑及先生易簀而返柩於玉山也公操文

而哭深嘆其依歸無所時本縣革廢屬于雞
林府道途既險遠而府吏又併緣爲姦民不
堪命公陳疏叫 閽竟得復縣民至于今賴
之丙子南漢受圍公痛念君父蒙塵召募鄉
兵晨夜赴難中路聞和媾已成慟哭而返遂
謝絕世事就三樂峯下搆數間茆屋庭除之
間無他卉木惟翠竹千竿挺然相持因以自
號此可以觀公之志矣時有當銓者與公有
雅契遺書示薦引之意公笑而不答自丙子
以後雖甘心廢而猶勤劬不息於庸學二

書用工尤多旁近士子聞風坌集每月朔考
講程其勤慢而必以孝弟忠信之說諄諄敎
詔又行鄉飲酒禮以導迪之從遊者皆翕然
聽信公歿于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丙以是年
某月日葬于官上洞先兆之次未向原士林
會葬者數百人后五十四年腏享于南川祠
亦可見一方之公議也配完山李氏又配月
城朴氏男柱科樑楹女適李惟伯崔繼栻孫
男必聲必慶必榮必振必剛皆長男出也曾
孫世溢世河世琦世玧世琮世琓世瑜世珹

世瑎世珩玄孫以下則多不盡載嗚呼今去公歿二百年矣墓道尚闕顯鑱其後承羲鼎振鍵等爲是之悲來請銘余固不敢當然既辭不獲則必有所攷信而後銘公無甚著述又無履治將於何攷信乎噫讀公遺事而吾知所以銘矣公以寒旅爲師其學醇矣以尊周大義自樹其節卓矣學醇節卓是宜銘銘

曰

有確其守有的其源霜鍔滿園苞著浸泉是鐫是銘垂示後千 按定軒集書此銘曰有峯亹亹樂育之意耶有竹蕭

蕭風泉之息耶一則昭代之逸民二則崇禎之處士宰辜在玆過者宜式我銘昭之垂示罔極此蓋定軒先生初作本後改有確其守六句刻碑時從所改本而定軒集刊時逸改本但從初本末及改正

通訓大夫行龍宮縣監兼安東鎭兵馬節制都尉驪江李鍾祥撰

墓誌銘

吾先子講道永陽及門之士極一時之名碩而翠竹堂先生金公諱應鳴字而遠是其一也公生萬曆癸巳五歲當島夷再猘父公倡義旅從郭忠翼于火山公晨夜拜天禱其破賊早還六歲上學數年通百家書方伯巡到

疑川以詞賦試多士選公首大加稱賞時年
十五性至孝親有癠嘗糞甜苦禱以身代允
係養親鼎白等自執鄙事每晨興盥櫛隨父
公謁祠廟退對方冊終日不怠少業功令為
親屈也戊午舉進士自是絕意名利杜門謝
客專心於性理之學及父母歿六年廬墓值
歲饑廬中常儲米穀以奉饋食嘗夜虎來咆
喊俄而虎去而多人仆地乃乘夜刼穀者公
賜之米豆且以慰喻賊拜謝去嘗贄見鄭文
穆先生聞為學節度及先生歿從吾先子遊

常侍左右朝夕質疑南漢之役痛君父蒙塵
名募赴難而路中聞和事成痛哭而歸遂結
廬于山中植竹千本以翠竹名堂寓其志也
時本縣革屬于雞林吏奸民病公再疏叫
閤竟得復縣民便之公既隱居忘世而時宰
有當路者爲書欲薦進笑而不應雖引進後
輩答箸不絶講學行禮絃誦常聞良辰美景
嘯咏於山寺野亭以終餘生丁亥二月二十
六日卒遠近聞者皆哭之哀而相弔也葬官
上洞先兆下 肅廟庚辰士林建南川祠俎

豆之其先新羅宗姓爽焉于麗朝至 本朝
歷判書諱乙軺郡守自養縣監伯敦生貞克
從進士琥奉事奎年至松齋遇錬是公皇考
卽龍蛇義將也臨陣對敵爲士卒倡屢立奇
績郭公每歎首尾八年賴而全安妣柳氏配
李氏朴氏男桂李出科樑楹李惟伯崔繼栻
壻也孫男必聲必慶必榮必振必剛皆桂出
也公之歿今三百年尚闕窀誌後孫基皐鎭
曄等問銘於不佞事同一室不敢辭於是役
且念公隱居守義甘作崇禎之遺民是盖吾

先君東蹈之義而湙有得於師門也東京李
祭酒先生銘其碣後之人可按其細行今最
其大節之不可泯者爲之銘曰
有蔚者谷有竹如簀青青者竹君子之則潯
陽江上羲熙村晉處士之菊歟大冬天地風
雪中宋康侯之松栢歟嗚呼魯無君子斯焉
斯汲竹千年證我辭
崇禎五辛酉季冬仁州張錫英撰

南川書院廟宇上樑文　李適意 時知縣

學士文人篤詩畫繩墨而會尊斯道也寵婦耘

夫負戴土木而來感何德焉扶植棟樑瞻仰
山斗粤我梅竹兩賢自是隴西名裔所貴者
程夫子之伯仲道學何羨乎陸士龍之兄弟
文章摳衣於旅老之門淵源有自嘔血於西
宮之變忠孝無窮眷眷執善着脚誠關惺惺
主靜收心實地誰無父母誠孝獨稱王祥之
鯉人皆兄弟友愛惟聞姜肱之衾晴窓棐几
靜觀龜馬之圖方塘活水默察鳶魚之理探
源洙泗幸生鄒魯之邦遯跡林泉又遭唐虞
之世知尊周而亦當羞帝秦聞講和而因痛

哭愛其親者未必遺其君赴湯火而抱積薪
亦粤翠竹淸儀咸仰士林聲價早採蓮於碧
沼滿耳香名晩誅茅於靑山掉頭塵事窮探
義理四方之多士爭瞻訓誨昏蒙一時之文
才大振幸逢二賢薰炙之日又有一縣復設
之功叫九　闇而安民少試濟世之才應一
舉而入庠只爲悅親之志天臨孝廬猛虎禦
暴客之至地僻遯庵金鶴羞銓官之招寓慕
羹墻俎豆之議齊發創建祠宇杖屨之地猶
存抛樑東龍山屹立撑蒼穹由來勝地如相

遇偃蹇三賢去後風拋樑西孜孜爲善聽晨
雞終知此役儒林慶鹿洞規模一一績拋樑
南德野仁山碧似藍川柳溪花留杖屨習飛
春鳥聽經談拋樑北蘇我殘氓誰布德道學
年來如此優當時何不仕於國拋樑上細察
鳶飛天宇曠矜式後生誰復能儒林處處徒
瞻望拋樑下三聖山前智水瀉冠者絃邊童
子歌依然濂洛好風雅伏願上樑之後謹將
感慕之實永如營始之初左豆右籩寧有享
禮之隆上棟下宇已見廟貌之新

奉安文　　姓名 逸 不傳

天佑吾東尤眷嶠南羣賢相屬眞源是探寔
暄道體退陶經談相宗尼父氣脉晦庵子曾
有光於宋無慙況我仁山文元舊邦餘烈尚
存遺敎罙長時廻運泰鍾秀毓祥猗歟三賢
生并一鄕梅兄竹弟文烈遺芳天資甚異氣
宇端詳氷淨元初年敵方塘發憤求道討論
連床左途軒冕餘事文章潤王精金晦采韜
光亭亭物表鳴鳳在岡亦越翠竹名閥英孫
高才妙藝早主文垣樂聞實地直探眞源誠

力既積愈久彌敦精息實踐守約不煩四隣景仰多士推尊功深於式久而敢諼寓慕羹墻建祠倡論依歸之所識修之門相地經始杖屨遺原涓吉妥靈若有所存左豆右籩乃蠲乃蘩庶幾歆格焄蒿有痕於千萬年憲我後昆

常享文　李命夔 嘯巖

孝著家庭功蓋一鄉三賢幷享萬世留芳屬玆仲春秋謹以淸酌潔牲用伸常薦

南川廟宇重修奉安文　睦台錫 時知縣

棟桷既修丹雘維新爰考斯成載涓吉辰先
生之稱士議僉詢陞號改題厥由兼申

跋

謹按往哲之言行事功昭晰於後世者多由
於載籍之博而維我九代祖府君翠竹堂先
生遺文若是之疎略藐玆孱孫雖欲講明於
數百載之後亦已難矣今因所存而考之詩
若疏雜著若干而至於書札則雖數行赫蹄
皆闕焉竊不勝痛恨於無竆而繼之以訝惑
也府君盖出入於寒旅兩先生之門則問暄

凉質經禮者恐不翅笥束而且於旅翁有祭
文則岡翁亦嘗有祭文而無之竊伏想屢經
譆出之灾難保其脫完或屢吹轉徙爲童行
之所竊去耶中世父祖嘗以夏娭多少年歲
蒐得散逸而後入刊之意詔於後承者乃十
分愼重之戒然去古愈遠則愈不可詳今雖
入刊今亦晩矣籍令從後一二追得如航頭
古文則其時重刊又何甚礙之有辛遂與諸
族議又經秉筆家乙丁役於 太上實天後
五載壬戌之夏五月閱數月而工告訖嗚呼

此出於存簡約示久遠之圖而府君事行庶
幾因此而見於世歟撫卷興歎益增愴感焉

九代孫基皞謹識

翠竹堂先生逸稿下 終